

# 以无法自控的热情燃烧

——读丁丽君的诗

■任动

上海诗人丁丽君用饱满的诗情歌唱“野火”：“不管何种缘由/你都会以你无法自控的热情燃烧起来/顷刻间，你就变得庞大无比（《野火，野火》）”。读丁丽君的诗，我们常常感到，她的诗就像野火一样，以无法自控的热情燃烧，而释放出来的审美冲击力，则会瞬间变得庞大无比。

“好诗莫过近人情”。诗歌以情动人，虽是老生常谈，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下一些“口水诗”，把诗歌看作是非诗性的口语叙说，感情苍白，诗意全无，读这样的诗简直是在浪费读者的生命。纵览中外艺术史，“诗贵情真”的规律从未改变，丁丽君的诗之所以能打动众多不同阶层、不同阅历的读者，可贵之处即在于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诗情……在丁丽君的诗中灿然呈现，而且传达得情真意切、热情饱满、感人肺腑，并蕴涵余香余味、余音余响，值得反复咀嚼，品味再三。

诗人希望爱情永远热烈激越，“想每日喜悦地收藏/怎经得住点点滴滴释放/怎会不冷却曾经的激越/直到发现，爱情没了温度/又变质/因而，我宁愿我的爱情/能凝固成一块坚实的玄冰/尘封住所有刹那而至的激情”（《我宁愿我的爱情》）。为了保持爱情的温度和质量，诗人宁愿自己的爱情凝固成坚实的玄冰，以便永远封存所有刹那而至的激情，决绝的姿态，义无反顾的追求，传达出诗人内心的激越和对美好真挚爱情的热烈向往和追求，可谓情透纸背，情感浓得似乎可以从笔尖

滴下来。

对亲情的讴歌，在丁丽君的诗中同样丰满圆润，温暖感人，比如《雨打湿我》：“母亲呀/没有了至亲的人/我怎么活”，“母亲有太多的孩子/太多的孩子总要离散/岁月的风一路驱逐/又一路追赶/没有了母亲/我们失去了/牵挂的方向”。古今中外，歌唱母爱的诗篇，难以计数。有人说，母亲的怀抱是我们温暖的港湾；有人说，母亲的微笑是我们心灵的灯塔……而在丁丽君看来，母亲和母爱，则是我们一生的牵挂，魂牵梦绕，难以忘怀。虽然母亲总要对孩子放手，孩子总要离开母亲走向远方，但无论被岁月的风一路追赶走得多么远，孩子会始终对母亲充满牵挂和眷恋，因为如果“没有了母亲”，我们就会失去“牵挂的方向”。全诗氤氲着感恩与温情，诗人的拳拳之心，也因之而历久弥香。

当然，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丁丽君在诗中更多表达了对诗歌的钟情。“别对我说灵感的日子无多，即便那样/我也不再和诗歌告别，那是我的生命/比我的肉体更可珍爱的宝贝”（《我是这样一个醉鬼》），诗歌之于丁丽君，是比肉体更可珍爱的宝贝，甚或是其生命的全部和精神的圣地，正因如此，丁丽君愿终生其一生来追随艺术女神缪斯的脚步，并为其祭献所有的热情和才华。“关于性灵的文字，我将她/供上我的祭台/那里有仪态万方的过去/每一秒钟，都伴有前輩的谆谆告诫//我学不会更多的法则/只是将‘真’疯狂地崇拜，

‘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可总有人/讳莫如深”（《祭台上，性灵的眼睛》）。“真”是丁丽君诗歌创作内心遵从的唯一“法则”，因此，对于诗歌写作，诗人崇尚的是写真意、抒真情，她总是用清丽可喜、饱满坚强的文字，抒发源自灵魂深处的真情实感。丁丽君毫无虚饰和浮夸，本真而醇厚的诗句，也就具有了格外动人的诗美。

“写作是一种信仰/唯有它亮丽如斯，青春飞扬饱含激情”（《迎风流泪》），把诗歌创作当作信仰，在诗歌中实现自己的生命，这使得丁丽君人生目标明确而坚定，从而在艺术前行的路上，始终能够保持青春飞扬、饱含激情。不仅如此，诗人还总是激扬澎湃的呼唤更多的人加入诗歌的队伍，接受诗歌对其灵魂的洗礼，“今天，你跟诗歌对话了吗/据说你有跟你的身体对话的本领/他们强壮而又充满激情，可是/我要听到你对诗歌的宠爱/轻轻的、梦一般的”（《春天里的断章》）。推己及人，爱吾爱以及人之爱，丁丽君对诗歌的厚爱由此可见一斑。

诗歌既是丁丽君观照世界的特定角度，也是她感受世界的特定方式。“远方永远是海市蜃楼，却如无法拒绝的召唤”（《一条射线》）。为了诗神“无法拒绝的召唤”，即使诗歌的远方“永远是海市蜃楼”，丁丽君也将奋然而前行，这种对文学的沉实执著，让人肃然起敬！

追梦者

■周航

缺什么  
什么便会入梦  
想什么  
什么便会入梦  
更好的教育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  
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谁是新时代的周公

中国梦  
我们的梦  
在梦中  
他是只蝴蝶  
心存物外意在风中  
在梦中  
他是员战将  
铁马冰河王师出征  
陪我  
陪我一起入梦  
你看到了吗  
从第一个字符被刻上甲骨  
我们便加速了寻梦的历程  
宫商角徵羽  
采薇风雅颂  
一路坎坷  
一路泥泞  
你当然看到了  
彪悍的八旗  
如何变成打不醒的满清

当中国已积弱积贫  
梁启超有了梦  
少年中国旭日东升  
当中国被腐朽掌控  
孙中山有了梦  
推翻帝制天下为公  
当中国已备受压榨  
周恩来有了梦  
邃密群科图济世穷  
中华重生因为有梦

中国梦是复兴之梦  
在梦里  
会有更多李娜孙杨的身影  
不再有圆明园兽首的纠结  
不再有钓鱼岛强盗的叫声  
中国梦是和谐之梦  
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梦中  
华夏公平自由云正风清  
神州山青水秀富强文明

十月

■郭凤

阳光一时铺满窗子  
使我们暂时忘记了  
城市的荒凉  
一个个旧时光冒出来  
毫无预约地  
刺破我的伪装  
是否也能刺破你的

音乐宛如一首流淌的诗  
带我回归遥远的从前  
我们的笑声多么敞亮  
岁月镌刻在你我的脸上  
我以为一瞬间可以一辈子  
却忘了音乐也有断弦的时候

我沉默着行走于  
人海之间  
过去消失在千里之外  
捧着一个小小的物件  
阳光下许下心愿  
——仅存的一件了吧  
我与它有着同样的无奈与悲戚



## 位卑未敢忘忧国

■王天瑞

我没有写过诗词，但我很喜爱阅读诗词。最近，我意外发现，全国各地的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周口诗词作者的大量精美诗词，并受到好评和羡慕。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样的史实：日本右翼势力的血脉中，流淌着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怪不得，一百多年来，为什么日本竟对“一衣带水”的邻邦进行穷凶极恶的掠夺和屠杀，时至今日，仍然垂涎三尺地窥视着钓鱼岛。李建华在《感赋》中揭示了原委：“本是一衣水相连，为何挑衅虎眈眈？当年战犯灵牌在，每逢阴风灰复燃！”

勿忘国耻，圆梦中华。周口诗词作者们，踊跃写诗作词，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式，表达烈火般的爱国情怀。

人们常常说的“抗战八年”，那是从卢沟桥“七七事变”算起的。其实，早在“甲午战争”时，即1894年，日本就已侵入中国。9月17日，北洋海军在黄海奋起抵抗，与日本舰队展开激战。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开船撞向日军吉野舰，全船人员壮烈牺牲。而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却与日本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如果从“甲午战争”算起，至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中国人民抗战应是50年。马良贤所作《甲午感怀》，令人抚今追昔：“岁逢甲午自惊心，黄海悲风泣野魂；清室养兵失土地，马关立字辱君臣；军国洗脑人成兽，安倍登台鬼扮神；惩恶若非留后患，幽灵敢再布妖氛？”

日本帝国主义的嘴巴越张越大。1931年9月18日，日军炸毁沈阳郊区柳条沟附近的一段铁路，却诬指是中国人干的，并以此为借口轰炸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其步兵也在坦克掩护下向四处进攻。很快，东北三省便沦入日本人手里。面对厄运和苦难，抗日烽火熊熊燃起。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中国人民抗战也有14年。郭月恒在《九一八感怀》中写道：“警钟长鸣，怎能忘，中华遭劫。九一八连天烽火，狼烟障月。倭寇铁蹄蹂躏国土，黄河咆哮西风烈。十四年，打败法西斯，

位卑未敢忘忧国！周口诗词作者们的一首首诗词，深切表达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热爱、对历史的铭记、对和平的珍爱和对美好梦想的追求。

听吧，伟大的声音响彻云天：我们不惹事，不怕事，面对威胁早已做好准备，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李梓领/摄